

黔南叢書

第三集第六冊

黔南叢書第三集

碧山堂詩鈔

據洪氏原刻本校印

余之知有田君端雲也自蔡雪南始雪南方以詩自豪
儕輩中少許可獨吃吃稱田君不置旣而田君待選來
京余訪其寓語方畢卽索所爲詩慨然出碧山堂詩鈔
示予讀之若遠山橫翠杳靄有情又若清水芙蓉天然
去飾襄陽蘇州去人未遠信乎田君之工於詩也夫黔
山川瑰麗多異人曩嘗讀太史周漁璜集磊落有奇氣
謂可上配古人而惜其篇什散逸吳越世或罕有知之
者今得吾田君使我益穆然銅鼓石屏間也田君將令
楚以集問序於予予言烏足以重君詩抑三湘七澤屈

宋之遺風在焉他日政事之暇當有騷人逸士咏歌往還使君名洋溢江漢以達於當世者則卽以予言爲章先可也丹稜彭端淑樂齋氏敘

黔中田君拙園夙以詩擅名余耳而熟之久矣顧前此嘗取道玉屏以使臣敦迫不及過訪爲憾迨歷遊滇之澂江金齒諸郡士大夫嘖嘖稱述賢令尹之偉績不置口尤嘉嘆拙園不僅能爲詩更以未得見其人爲歉也今年夏獲交於洪東村太史太史迺拙園授業高弟也爲予言曰吾師早舉於鄉旋考授中書循例引見荷恩

命簡發雲南當是時西林相國方開制府深以詩相許
可始署篆新興繼蒞任保山丁外艱服闋赴都授江南
太平令又念太夫人春秋高告請終養至丁卯復授楚
之安陸首邑計生平數十年間閱歷所至類抒寫性情
發爲著述而最喜爲詩故哀然成集凡若干卷屬以一
言敘之余聞先正論詩者謂必天授超軼之才以稱其
器才稱矣必加稽古之力以究其施力加矣必藉良師
友之指授以擇其精師友良矣必雕肝琢腎朝夕吟咏
以驗其所造之淺深吟咏勤矣必得江山之助以發揮

其性靈五美云備然後可以言詩今讀東村所藏碧山
堂集而見古今諸體各擅厥勝苟非備是五者而能然
乎抑又聞詩爲心聲聲因乎氣皆隨其人而自形故凝
重之人典以則俊逸之人藻以麗端莊溫雅從容自得
以超乎事物之表今拙園之詩衆長畢臻無美不具則
卽其詩亦何啻見其人哉是爲序乾隆己巳嘉平望日
古越孫人龍譔

余於戊辰歲始識田君端雲時君方自長陽解印歸過
夷陵余適署東湖事得一把晤旋即別去旣乃於劉參

軍嶺南所見碧山堂集而心折之蓋君官太平時所刻
詩也後二年同官德郡君治附郭首區余治應山相距
三舍許每詣郡城輒招邀作詩酒談願簿領驅縛迄未
罄歡鹿鹿三年余既再躋而君亦以郵傳稽程吏議左
遷當解組入覲癸酉初夏暫遇於鄂城旅次別有日矣
出南紀小草一帙示余曰此六年來作也不及曩一歲
之五勞人艸艸有如是哉盍爲我序之余受而讀之則
皆丁卯入楚後敫歷所至山川風俗之迹友朋離合之
感爲詩百五十餘首無不沉博絕麗洵所謂充實而有

光輝浮薄之氣不能接焉者包宏文稱戴石屏詩自理
中得自志中來從真中發君詩殆可不媿卽以三百篇
之旨而論緣情以爲言可通之於政以君所蘊若此其
發爲事業又當何如而乃以微罪行豈孟郊所云惡詩
得好官者信有徵耶雖然君昔宰保山太平諸詩亦未
嘗惡也胡乃不失於彼而獨失於此則今日之役又安
知采風者不將錄喬木於二南升江漢爲大雅乎余固
未敢弁君詩特有感於聚散離合之故故綴數語於後
異日者苟不忘伐木之聲喬木旣遷而猶下求其友則

歸田野人雖起而序君廟堂之詩又奚讓焉乾隆十有八年四月既望橋李曾郇拜手書

往者余舅氏峩山先生視學黔中搜羅雋異宏長風流黔中人材大起文學政事之列彬彬然矣而田先生端雲獨以詩鳴其後諸君子遇合不齊或寂爾無聞或登顯仕至大官布列中外而田先生僅舉孝廉試中書擇爲邑令以老獨其所爲詩最多夫詩大者爲雅小者爲風惜季札觀樂於十五國之風聞而辨之詩豈不以地限耶然屈原離騷直接風雅地又若不足以限人者黔

雖僻遠實接楚南若先生之詩或有得於騷雅之遺而
自爲風氣者世顧未之見耳余從先生長者後畧聞稱
詩之指於雅俗之辨奇正之分淵源派別之間頗有知
解間持一說以論詩則多所齟齬乃今讀碧山堂詩而
竊有感焉夫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是故本之性情傳以
文采使讀者聞其聲而知其人聽其言而得其志然則
纖巧濃麗傾仄膚郭之詞與夫卑靡蕪濫流淫粗厲之
音曾何與於大雅而標新矜異奇出多途惟先生之詩
獨持雅操於紛然一切之習湔除殆盡挹其冲和見性

情焉攬其華寔見學問焉情緒紛綸超詣自領則言語
之妙也攘剔榛翳敷摠菁華則境地之別也游歷既廣
懷抱彌深生平凡數變而雅人深致有吾鄉漁洋山人
之風豈非得騷人之遺而不以地限者歟令孫介石吉
士於予有一日之雅相見時卽述先生受知舅氏狀屈
指閱五十餘年向時諸君子存者無幾而先生靈光巋
然以碩學老宿爲後來宗師吾知黔中之詩淵源有自
而不溺於習俗矣吉士屬予爲序余幸見所未見因得
發其所知以折衷於先生其有當乎乾隆辛巳十二月

雪中廣川宋弼序

田南村先生少善屬文康熙五十年舉於鄉仕滇之保
山江南之太平楚北之安陸公餘之暇每多吟咏生平
輶車所經舟楫所涉凡巖壑阻奧風雲變幻登臨憑吊
感舊懷人一切慷慨磊落之懷俱於詩發之其詩吐納
萬象牢籠百態使讀之者不自知興隨境生神與景會
也真所謂得山川之助者歟昔蘇子瞻生於蜀出遊江
淮齊魯荆襄吳越之地留題殆遍後至放浪嶺南文且
益工宋孝宗序之以爲力幹造化元氣淋漓豈非造物

之靈秀藉斯人以洩其秘也哉玉屏地與沅湘相接有
騷人之遺先生固聞風興起者耶今年已八十餘神明
不少衰閒居以來樂志遂初天之所以厚先生者至矣
當茲海內承平已久文教之敷無遠弗屆讀先生黔中
竹枝詞想見習俗丕變沐浴皇風者深矣予嘗於役滇
南惜未遇先生於道左相與品隲風雅茲值文孫琬堂
官翰林出先生碧山堂詩集示余因得而序之且以知
琬堂之漸涵家訓博洽貫穿其於詩學之源流益可反
覆而互證也夫乾隆三十二年歲次丁亥孟夏月長洲

彭啓豐序

吾師南村先生爲黔南宿望於書無所不窺其尤殫心者則爲詩少時遊歷大江南北與名公鉅卿往來斟酌踔厲風發聲稱已藉藉吳越間旣而由孝廉入掌內史出宰滇南江左再移楚北所歷益多所著益富凡山川草木之奇聲華文物之盛以及古道夕陽閒庭曉月或歌或慨一發於詩奧博而神遠雄傑而致深誠所謂離方遁圓窮形盡相者也今雖歸老林泉而粒珠片璧在人間者咸共寶愛焉哲自髫年以詩學問業門下其後

各宦一方不獲聚首論訂而詩筒往返仍不絕也已卯
夏哲蒞新興先生長君約齋自家來詢及先生詩稿則
舉而出之於篋心甚喜之夫以先生悉力瘁精數十年
顧爾歛晦韜光幾與磨滅何異今實幸稿之在茲是宜
謀公諸世而勿使散軼也因急取付梓并述數言於此
云乾隆庚辰蒲月下浣門人洪其哲謹撰

莊子曰喪其真者天下之謂之索門人赴其許焉

謂之謂甘山曰然則身因急事料非此意言又此

而謂急事則其意與此不同是今竟有之者其意

與面山之外道小其謂之夫及此者然其意與十

百而然其意與此不同是今竟有之者其意與

各其一次其意與此不同是今竟有之者其意

田南村先生傳

李湖

南村先生古獨行君子人也少爲名孝廉壯年爲廉吏老而退休於家爲詩人海內公卿大夫過其里居咸屏騶從下車式閭先生或見或不見亦鮮報謁西南之士奉爲耆艾魁宿游先生之門者多得大名以去乾隆三十六年辛卯鄉舉重宴余適撫黔以先生耆德儒宗敦請就道行至貴定無疾而逝年八十有五平生衣物皆有常度器物非方正不御讀書一目輒數行下晨起盥手莊坐如對古人少間起必再盥或終日不聞警咳聲